

文章检索

特别专题

组织机构

专家库

您的位置: [首页](#) >> [论文库](#) >> [青年恋爱、婚姻与家庭研究](#)

各置一词的初中生“爱情教育”

米丰/摘编 | 最后更新: 2004-11-19

各置一词的初中生“爱情教育”

米丰/摘编

一、爱情教育真的开始了——媒介观点

[2004年9月1日《新京报》报道]

该报特约评论员马少华以“‘爱情教育’不应该成为青春禁忌”为题，肯定了上海新出现的语文教材“爱情单元”事件：

从2004年9月1日起，上海50多所中学的初三学生将会领到一本全新的语文教材，课本中第二单元的主题定为“爱情如歌”，其中收录的3篇文章、4首诗歌全都围绕着这一青春期的“敏感”话题展开。

从这个“爱情单元”的选目来看——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舒婷的《致橡树》、苏童的《老爱情》、节选自《简爱》的夏洛蒂·勃朗特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可以说是凝聚了古今中外人类最为美好的爱情经验及其表达，它们固然是炽烈的，但更是严肃的、忠贞的、持重的、隽永的、沉思的。它们充满了爱人、忘我、尊重与牺牲。与其说它们只是表现了爱情——成年人的一种情感，不如说是表现了凝聚在爱情中的人类的善、人类所有的美好情感，是人生的知识盛宴。在这个意义上，美好的“爱情教育”，不是什么“性的教育”，而就是善的教育、人生教育。

一石激起千层浪，该文马上被各大报纸及网络转载，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和评价，大家各抒几见，大有百家争鸣的态势。紧接着：

2004年9月2日《新京报》，又刊发了一篇题为《爱情教育也要从娃娃抓起？》的文章，作

者墨帅对此表示质疑，他认为：

社论中对有关爱情题材作品以及爱情本身的这番考量和讴歌，终归还是从一个成年人的眼光来看待和品评的。爱情固然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爱情观的培养和教育理应遵循人们的认识规律以及自身的成长发展规律。在孩子们眼中，爱情也许就是爱情，恐怕还难以从爱情文章中参透那么多的人生哲理。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未成年人来说，“不懂爱情”也许并非坏事。相反，如果刻意地为其灌输某些爱情观念，恐怕倒会引发更多“成长中的烦恼”，并且多少有些背离教育事业的宗旨。

中小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学生接受知识、技能方面的教育，做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人。当然，这里也包括对未成年人进行的情感教育。这也是教育内容中重要的一环。但应当注意的是，这里的情感教育应当是全面的、综合的，是一个潜移默化相互浸润的整体，包括亲情、友情等，当然也不排除某些朦胧的异性间的好感。实际上，在中学生那里，这种好感是否就可以与爱情的提法直接挂钩是很难判定的，这也是为什么不宜单独设立爱情教学单元的原因之一。毕竟，我们可以设置整套的情感教育课程体系，但也不宜将爱情作为一个独立单元拿出来予以特别介绍或“学习”。

爱情作为人类最美好的感情形式之一，它具有神圣性和不可亵渎性，同时它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的私密性。尤其是在教育活动中，它是不宜成为张扬或炫耀之物的。它可以悄悄出现在学生们的课外读物里，也可以出现在外界的小说、电视里，但却绝对不适合堂而皇之地展示于孩子们纯美、清新的教科书当中。

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目前一些教育创新举措频频出台，包括前一阵某学校倡导学生学习“狼”的精神等，都引起人们议论纷纷。教育部门在推出一些注定会产生某种争议或效应的措施前，是否广泛听取了广大学生家长、学生乃至社会公众的意见，如何履行必要、适当的论证、验证程序，并设立相应监督机制等等，都是需要让人们事先弄明白的。

2004年9月3日《新京报》再次发表评论，周惠宇《爱情教育绝非鼓励早恋》一文说：

儿童经青春期过渡到成年，在社会性发展上需要完成一系列的角色转化。如果说恋爱和婚姻是成年人的事情，那么处在青春期的中学生，面临的一项成长任务就是学会如何与异性相处。初中阶段，生理的发育和性的成熟，对初中生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他们对异性产生的好奇和兴趣，不仅仅是一种与性联系的情绪情感体验，更是他们追求成人感的表现。那些被师长们称为“早恋”苗头的行为，体现出的是他们对摆脱儿童身份，尽快进入成人世界，寻找一种全新的行为准则的渴望。

我们可不可以试着换一个角度，用“早练”一词来代替“早恋”。将中学六年理解为学生们在进入成年之前的一个“早期练习”阶段，练习如何与异性建立、保持、发展社会关系的能力，为他们进入成年后，可以与各种关系的异性更融洽地相处打下一个基础。可现在许多家长是谈“情”色变，更有激进者“宁可错杀一万，也不放过一个”，自己的孩子一进入青春期，就立刻海陆空全面封锁，恨不得造出一个与异性绝缘的安全空间，好像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健康成长。

这里当然不是鼓励初中生谈恋爱，而是敬请老师和家长们客观地面对青少年的成长。中学阶段男女学生相互吸引的蒙昧情感，大多数会随着他们心智的发展和成熟，随着价值观的调整和确立，逐渐淡化，很少会最终发展到成人意义的恋情和婚姻。对待中学生的异性关系，过于狭隘的理解和过于偏激的

教育方法，反而可能会使最具叛逆性的青少年做出一些我们不愿见到的事情。

今天我们已经将性教育的内容带到生理卫生课堂中，为什么不能把爱情这种人类的美丽情感加入语文课本呢？相信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正面学习和吸收爱的教育，要比他们跟着铺天盖地的言情片模仿爱情好很多。

2004年9月2日人民网，《为“爱情单元”出现在中学教材里叫好》一文，表达了作者耿银平的看法：

对于课本中出现的“爱情将成为赋予生命的永不衰退的使人类世代相传的纽带”之类的话语，家长还是担心这会不会让孩子早恋。

家长无非是认为“爱情如歌”与校园朗朗书声氛围不太协调，会给孩子带来“色情诱导”或意识思想紊乱。我觉得这有点大惊小怪。相反，这是一种教育智慧的表现。

第一，有利于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念，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皮亚杰认为，智力的本质是一种适应。东西方教育都越来越将社会适应性作为重要教学目标。教育越发展，对人性越是尊重，对人格越是重视，对适应性越是强调。而要想将学生培养成适应力强的人才，就必须将原汁原味的的生活情景融入教育过程。看看以往的教材，多是成人专家的思想结晶，面孔呆板，腔调生硬，缺乏鲜活的社会和情感教育，只需要英雄高尚形象，没有学生们情感表白的代表作，形成“教育真空”，使学生成为纯洁无瑕的“感情圣人”，羞于大声说爱，在“爱情”这个美好的字眼面前抬不起头，可谓“爱情”两个字很辛苦。

哪位老师要是在课堂上讲到“爱情”字眼，学生们多会“窃窃私笑”，表情异常，就像看到了外星人。这种人为制造爱情禁区的教育没有将正常正当的情绪传达给学生，善意的围追堵截违背了青少年心态和情感发展规律。“爱情如歌”将新鲜情感资源引入课堂，课堂上也可以“谈情说爱”，让孩子认识到单调的课堂之外还有更美好的情感空间，知道爱情是幸福的，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健康情感，在生动案例中消除对爱情的神秘感和朦胧碰撞，增进对爱情的科学认识 and 了解，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念，提高社会适应能力。

第二，是对教育思想“灰色地带”的突破。尽管已经是21世纪了，当今学校的教育思维还是有点“左”。“性教育”羞羞答答，摇滚乐不能进课堂，“爱情”更是可望不可及的教育禁区，这种“灰色思维”试图营造一种安全、健康、有效的学习氛围，却恰恰阻碍了孩子对正常信息的渴求，忽略了他们独特个性的感受能力，钳制其正常爱情观的形成，笔者小时候因为与女生打交道曾被老师讽刺为“老婆迷”，以至于一见到“爱情”字眼就觉得是肮脏不健康的。

影视作品里有太多的爱情镜头，街头有太多“又露又透”的“爱情画面”，未成年人早已是见怪不怪了。社会无意中教会了他们。因为信息博杂，缺乏正面引导，不少孩子还形成了畸形、变态的爱情观念，对爱不负责任，寻求刺激，游戏爱情、蹂躏情感等。学校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就会丢掉爱情教育这一重要阵地，影响其价值观。

所以，与其让学生无师自通，不如解放教育思想步伐。让学生接触爱情之类的课题不会形成洪水猛兽，更不会将孩子教育成意识紊乱，孩子有了一定的辨别力，又有老师的正面引导，这种变堵为疏的及时解放恰恰能让孩子从各个层面了解丰富爱情，像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

恩)、舒婷的《致橡树》、苏童的《老爱情》、节选自《简爱》的夏洛蒂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如此集中的爱情名篇名作是对人类最美好情感的精致品味，因为贴近中学生的身心发展，有助于他们养成真善美的性情，进而达到人格升华。

当然，教材作为教育载体，采取谨慎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让陈旧的制度缚住头脑。教育也要与时俱进。只要解放思想，认真规范，“爱情单元”进教材也是一种教育大智慧，值得期待！

2004年9月2日新浪网，马上也出现了正反方观点的碰撞，《理性看待爱情教材》反方观点说：

在课堂上让正处在青春期，情感也已萌动的中学生直面“爱情”，这是零的突破，更是一种教育观念上的创新与挑战。但由于对结果的“未知”，教材和课堂就会承受怀疑与争议，这也是情理之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就是：家长担心这些对爱情的讴歌会不会让自己的孩子早恋。

应该说，家长的担心并非多余。

任何美好的东西都会唤起人们的向往。这么多的爱情经验和真情表达，自然很有可能引起青春期孩子的“美好情感”，以至于想要到“海中”一游。从这个角度来说，完全不担心孩子是不现实的。但是，以前课堂上不学习，并非就能断绝孩子对爱情的“理解”和“实践”，课堂上学不到的，孩子总有“学习”的渠道和途径。

因为爱情是发散的，又怎能封闭的住孩子的心。

课堂上，教材无非只是些“材料”，只是讨论的实例。而如何操作则是教师和学生的事。确切地说，这要取决于教师驾驭教材的能力和对爱情的理解。教师的理解如何？能力如何？则直接影响学生对“爱情”的理解。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说，各人都有自己的“爱情观”，心中都有一个“爱之神”。但其中的高下之分也是明显的。从教师的现实素质来看，并不排除教师中存在着不良的“爱情观”。

一些教师涉及猥亵、强奸等罪就是明证。在课堂上，有不良心理的教师会借着教材，冠冕堂皇地谈论自己的“阴暗爱情观”，从而为达到“私欲”打下伏笔。

因此，我们面对教材中的“爱情单元”，要理性地看待，不能一棍子打死或一路高唱颂歌。为了防止“爱情观”的不良涌现，应设定一个底线，或者事先给教师一个优美的“爱情思想”。只有当教师的心中有了美好地“爱情思想”，才会带领学生走向爱情的真谛。

《为青春期‘免疫’》一文从正面肯定：

近来，随着教育观念的开放，性教育上的开放度愈来愈高。为青少年开设专题课、为中学生编写相关读物等等，都在引导青春萌动的少年男女正确对待“性”。这些做法都不失为直接见效的好办法，但细想之下，又都存在急功近利的嫌疑。

试想，如果引导青少年树立了正确的爱情观，没有了盲目的“情”，哪来冲动的“性”呢？上海市在语文教材中增设“爱情单元”，显然就是要在根源上做文章，以高尚的情操引导青少年，使他们正确认识爱情这一独特情感，科学对待自己心中的感情。在青少年的“危险时期”即将到来或正在到来之际，及时地向他们传达正确的认识，恰似一剂“防疫针”，赋予他们免疫功能，避免了随意支配自己的

感情，也就避免了因情起性或为情所困的冲动。还要看到，爱情观念教育与性知识传播，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舍此而逐彼，难免殊途异路、适得其反。

青少年是世界观的成长期，如果我们只注重对“性”上的防范，缺乏在“情”上的引导，就难以让他们树立积极的爱情观。爱情既是一种神圣美好的情感，更意味着一种责任，一定程度上还是对自我权利的主张与对自我义务的承担，我们的教育工作者适时靠上去多做些工作，相信一定能有益于培养成熟、理性的社会公民。

教育除了灌输的义务，还有着满足被教育者需求的职能。因此，对于芳心萌动的青少年，正面回答他们心目中对爱情的好奇、不解、疑虑与困惑，无疑是素质教育的应有内容。另外，社会上泛滥成灾的种种情欲纠纷、人性困局，这些不健康的社会意识也无时不在地影响着青少年。可见，在教材中增设“爱情单元”，用优秀的作品来激发青少年心中的共鸣，无疑能让爱情回归情感本位，这也是对社会不良影响的有力反击。

《中国教育报》早在2004年8月26日就有报道，如方助生《爱情教育不能再等了！》一文说：

我非常赞同对中学生进行有关爱情的“启蒙”教育。教师不引导学生“明里探究”，学生自然也要“暗中摸索”；学校不履行“启蒙”的职责，学生很可能就会“自我启蒙”。从“无厘头”风格的“大话”文本里边、从影像快餐的“速配”表演当中、从古装“格格”们痴痴傻傻、假痴不呆的嬉戏之间，这种“自我启蒙”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呢？我们这一代，当初谁会写“恋”字都会招来一阵大惊小怪；而今天的社会日趋开放与多元，连几岁的小孩都会跟着电视学舌：“如果你是方便面，我就是一壶滚烫的开水——我要‘泡你’！”在这种将优雅当肉麻、把肉麻当刺激的现代背景下，借助爱情“启蒙”，用高尚的情感教育从庸俗文化手中拯救青少年，学校教育责无旁贷，而且刻不容缓。

对中学生的感情困惑，成年人假如继续采取掩耳盗铃、漠然置之甚至蔑视和打压的态度，此举非但过时，简直就是既危险又无能！其结果必然加剧青少年性格中本已日趋激烈的叛逆倾向，促使他们以蔑视的态度对待来自成年人世界的任何情感影响与交流。

应该如何定位中学阶段的爱情教育？拉·罗什福科尔说过，如果人们从来不曾读过爱情的字眼的话，就没有人会堕入情网。为了使我们的学生避免只在当年阿Q的水平上理解和表达自己的情感，爱情教育绝不能陷入“实用课程”的泥潭，而应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在我看来，中学阶段的爱情教育，主要是一种以青春、生命、情感为主题的审美教育。它并不是某种应急式指导，而是针对人生“幸福元素”的展望、引导和规划。在爱情教育里，应该拒绝冷冰冰的知识教条、机械可笑的“操作规程”、刻板僵硬的道德面孔，努力融合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心理、社会的多元视角于一体，通过体认、品鉴令人激动和振奋的高尚爱情，引发学生对“爱”的美好体验和认真反思，使之日趋情感优美、身心健康、品位高尚的人格境界。

苏霍姆林斯基说：凡是善于聪明地、富有自尊去爱的人，才会有真正的美，真正的自由。爱情教育既不是性教育，更不是“婚恋指南”，它不仅引导学生在符号的层面读到“爱情的字眼”，更要从人类理性的高度，让学生主动领会“聪明、美好、富有自尊的爱”。用苏氏的话说，这是一种自觉的“欲

望的学习”。

不要低估了今天的孩子。即使在我们这样的农村初中，我也遇到过同我讨论村上春树、A·阿德勒的学生。当然，更不能把孩子朦胧的情愫“妖魔化”。调查显示，当孩子们独自思考爱情的时候，他们几乎没有出自成年人想象中的低俗和污秽。我很欣赏《逃学外传》里那位张老师处理师——生、生——生情感纠葛的方式：平等、坦诚，鼓励学生说出自己的感受，正视自己，也善待他人。教育的目的在于让更多的人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如果因为我们的不公或冷漠，致使学生面对自己的情感却深怀罪恶和耻辱，那我们就是虐待狂。

对十三、四岁的孩子来说，爱情往往不只是简单、生理意义上的情窦初开，更是对自我价值和存在意义的探究。它体现着自我实现的强烈诉求，是一种以非理性的方式呈现出来的理性需要，属高级的情感心理活动。因此，爱情教育对教师是一个挑战。教师要争取自己在学生情感学习世界里的主导权，首先要真诚地参与孩子的生活，获得其接纳与认同。同普通知识领域的教学活动一样，教师要乐于放弃“以过来人自居”的权威，平等介入学生情感世界，细腻观察，耐心倾听，有效沟通；同时，整合多方资源，尝试多种策略，提供给学生适合其个性特点的个别化的情感教育：比如，学生喜爱音乐，则不妨一起欣赏《梁祝》或者《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偏好哲学，则远有泰戈尔的哲理情诗，近有弗洛姆《爱的艺术》或阿·德波顿的《爱上爱情》可以援用；学生爱看电影，那么《流浪者》、《泰坦尼克》则堪作经典案例……总之，同普通知识教育一样，“教无定法”，因人因事而论，没有一定之规。案例与素材并不匮乏，难的是不施强迫，不露痕迹，不落俗套，不入空泛地进行生活化的爱情教育。尤其重要的是，教师要找准自己在爱情教育中的角色。在孩子面前，他不能作为一个旨在施加某种影响的成年人而存在。他要向孩子证明，自始至终，他愿意作一个值得信赖的听众，一个真心的分享者，一个睿智而充满善意的长者和朋友。

2004年10月1日《环球时报》的《外国人看中国：爱情教育进中学课堂》一文，则反映了外国人对此事的关注和立场，该文原载美国《洛杉矶时报》，由拉尔夫·弗拉莫里诺文、陈辛撰文：

为帮助中学生正确对待青春期萌动，上海市在中学语文课本里增加了一个谈论爱情的单元。这一主题过去在中国的教育系统里一直是个禁忌。

爱情进入中学课本在媒体和一些家长中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人们担心在课堂上谈论爱情反而会适得其反。在中国，由于害怕青少年谈恋爱荒废学业，家长和老师对中学生早恋一直持反对态度，甚至也不鼓励成熟的青年男女之间的正常的友爱关系。

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音译）说，人们观念的新变化恰好与最近的统计数字相吻合。统计显示，这一代青少年达到青春期的时间大约要比15年前的一代人提前一年。杨所长补充说，今天的中学生“性成熟得早一些”，有些青少年甚至不到11岁就发育成熟了，而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和中学生的教科书却反应迟缓。杨所长说，以前的教科书里惟一提到的爱情便是广为人知的“革命爱情”故事。故事描写两位共产党员在战争岁月相互恋爱，可不久便被捕了，于是在他们奔赴刑场之前偷偷地结婚。

杨所长认为，相比而言，新学期的初三年级语文课本则代表了人们对爱情较为仁慈和温和的态度。

杨所长说：“我们需要正确地引导他们，这样就可以确保他们不必依赖互联网上的反面教材了，可以使他们培养起一种正确的、健康的和安全的爱情观。”

范先生是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资深编辑。他说，为了这18页的“爱情单元”，他们花了一年的时间从上百篇作品选定了目前的这五篇重点文章。其中包括俄罗斯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的一首诗、中国当代作家苏童的《老爱情》，以及节选自《简·爱》里面的充满激情的一个章节——《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这些文章后面还附有练习题，要求学生回答，要爱一个人需要付出什么？答案是：责任、相互尊重、共同面对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风风雨雨。还有的练习题要求学生搜集几则爱情故事并发表对网恋的看法。

范先生说，爱情教育得以进入中学课堂是全国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他还说，他们的目标是，到2008年，使爱情教育进入上海所有中学的课堂。这或许会遇到一定的困难，但他们将坚持下去。爱情教育的核心是倡导忠诚、平等的真正爱情观。

他说：“我们希望慎重地做好这项工作。因此，课本里就没提西方文学里的经典爱情故事——《罗密欧与朱丽叶》。”莎士比亚的这出戏剧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不顾家庭反对离家出走，最后自杀的故事。

《燕赵都市报》的评论文章《新世说：爱情将成熟于更为理性的教育》中，这样说道（作者程春荣）：

教育应不应该涉足爱情的领域？我认为这是一个教育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教育改革日益深入的今天，我们的教育越来越关注人的发展，越来越趋向教育的本质，而爱情作为人的内心世界的一种圣洁的情感，是不能被排除在“人的发展”这一教育话题之外的。

诚然，对于课本中的“爱情教育”家长们的反应不一。有些家长认为这样的内容说出了自己不好意思的话，但更多家长还是担心这些对爱情的讴歌会不会让自己的孩子早恋。然而，笔者认为，像把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舒婷的《致橡树》、苏童的《老爱情》等描写爱情的名篇名作集中在一个单元，不是哗众取宠，而是为了让教材更贴近中学生的身心发展，帮助他们了解人类最美好的情感。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说过：“爱就是成为一个人。”这里，将“爱”提高到“成为一个人”的层面来认识，其意义不是很值得我们去深思吗？爱情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种最深沉的冲动，她有别于其他生物类的浅层生理冲动，其“深沉”正是由于人的道德、伦理、审美等诸多意识因素给予生理冲动的一种感受，所以，爱情才成为人类独享的一种情感。爱不是随着人的生理成熟而自然可以具备的，作为一种崇高的情感形式，她必须在后天的教育中才能形成，而且，她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男女之情，而是可以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为真正意义的人的标尺。

应当认识到，爱情教育的目的不是去教孩子们如何谈情说爱，而是教孩子们如何在做人的过程中去拥有人世间这份美好的感情，去获得幸福的人生。如舒婷的《致橡树》，则是启发学生从中悟出这样的道理：应摒弃用金钱和权势装饰的虚假情爱以及女性对男性的依附，要追求独立平等、互依互助、坚贞

热烈、心心相印的爱情。因此，通过这些描写爱情的文学作品的教学，让学生去辨别生活中的美与丑、高尚与卑劣，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爱情观是有益无害的。

亚里士多德曾问他的学生：如何使一块肥沃的土地不长杂草？答案是：方法只有一个——种上庄稼。同样，要让学生的的心灵洁净，情操美好，惟一的方法就是——用美德去占领它。爱情教育也不能回避。

二、各自权衡利弊——“当事人”看法

其实不管外界如何议论纷纷，或许与爱情教育关系最为密切也最有发言权的还是一线的教师以及学生和家长们，且看他们是如何认识爱情教育的。

[《中国教育报》2004年8月26日报道]

江苏省盐城中学李仁甫“无视不如正视 忽视不如重视”一文详细的谈到了如何进行启蒙式爱情教育：

所有的感情都需要启蒙教育，既然爱人类、爱国家、爱父母等情感早已成为课堂、班会上的正面话题，早已成为教育性读本的主要内容，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对爱情也来点启蒙教育呢？难道爱情只能成为课堂、班会上的负面话题？别认为爱情只涉及两性关系，其实爱情决定着家庭的幸福，关系着社区乃至全社会的稳定，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质量。爱情的意义如此重大，教育工作者理所当然地应该加以阐发。虽然说爱情不是年轻人的专利，但爱情在一个人心中的萌芽、冲动常常在年轻时甚至在幼年时就开始了。所以，爱的感觉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是一个无法否定的存在。有的人始终停留在萌动的程度上，有的人则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向前跨了一步，变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谬误”。其实无论是走到哪一步的爱情，都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加以引导：萌动者要让他（她）们心存美好，而不是在痛苦中折磨自己的心灵、诋毁神圣的爱情；发芽、开花者要让他（她）们恢复理智，而不是在老师和家长的压制下歇斯底里；即使个别连爱情的萌动都没有产生的人，也要让他（她）们了解一点爱情常识，从而能够理解别人的爱情，能够与爱情经典名著对话。总之，对待爱情，与其无视，倒不如正视；与其忽视，倒不如重视。况且，我们不启蒙，街头上不负责任的小报和媒体上夸饰性的广告也在不停地“启蒙”。与其让街头小报作歪曲性的“启蒙”和广告作片面性的“启蒙”（多为物质享受），倒不如让我们争取个主动，在课堂、班会上进行正确的、全面的启蒙。

那么，中学生应该接受一点什么样的爱情启蒙呢？

首先是认知方面的启蒙。为什么要有爱情？人类的爱情是怎样产生的？爱情是罪恶还是幸福？爱情与婚姻的关系如何？爱情跟爱国之情矛盾了，怎么办？爱情萌动了，怎么办？萌动了，如何才会避免行动，从而不影响学习？……这些问题，我们要告诉学生。这是爱情的基本道理。懂得这些道理，既有利于学生的在校成长，也有利于学生将来的成家立业——我们不是经常讲要为孩子的一辈子负责吗？

其次是情感方面的启蒙。无论学生有没有爱情萌动，我们都要让他们内心充盈着一种圣洁的爱的情感。学生之所以需要这种情感，除了是为未来“准备爱情”之外，还有一点理由：为了在阅读中赢得对

话的权利和资格。因为古今中外有无数爱情经典，有无数经典涉及爱情，而我们的课本也有内容直接写到爱情的，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关雎》）、“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竹枝词》）、“宝黛初会”（《林黛玉进贾府》）、“《致橡树》”、“《我愿意是急流》（裴多菲）”等，如果学生不会在想象中体验爱情，就难以跟作者进行精神上的沟通。

最后是实践方面的启蒙。爱情启蒙，绝不是启蒙青少年纷纷进入爱情季节，更不是鼓励青少年“将爱情进行到底”，但是在进行启蒙之前，事实上就有少数学生已经把“萌动”转化为“行动”了。这时，就需要我们适时地进行指导。笔者做班主任时，每当碰到学生发生爱情“行动”，总是首先肯定爱情的神圣，然后因势利导：如果他们自悟到爱情的故事没有必要续写了，那么我就教会他们如何行动才不伤害对方，如何和谐相处；如果他们一定要“将爱情进行到底”，我就绝不用粗暴的手段拆散他们，而是教会他们在情感与理智之间、在爱情与学业之间、在情人与同学之间寻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尽量使他们的爱情走向成熟。

载于2004年8月26日《中国教育报》的《捍卫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尊严》一文，由武汉市洪山高级中学吴平安撰写，文中提到：

对中学生进行爱情教育绝对必要。道理很简单：在谈及人与动物的区别时，以往的答案唯有“制造工具”，后来才知道答案是丰富多彩的。比如符号学家定义为“人是符号的动物”，研究喜剧的美学家认定“只有人才会笑”，而教育家如苏霍姆林斯基则认为“千万种生灵生活着，繁衍着，延续着自己的种族，可是，只有人才能够爱”。用黑格尔的哲学语言表述：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能脱离直接性和本能性。依我看这正是爱情教育的旨归。

何时开始比较合适呢？苏霍姆林斯基在回答女儿“爱情是什么”的提问时，他的女儿14岁，而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这一代人生理的成熟期已经大大提前了，而这只能说明，这一代人生理性的成熟与社会性的不成熟的矛盾凸现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明显。我甚至这样想，并不一定要等到生理成熟期到来，少男少女“情窦初开”之后，方才进行“爱情教育”。普希金的许多美丽的童话诗都写到了爱情，上世纪60年代风靡一时的阮章竞的长诗《金色的海螺》也写到了爱情，这些都是在儿童的认知范围内，可以作为至纯至美的东西接受的，实践证明也并不会带来“早熟”的不良后果。

爱情启蒙教育的内容很多，我认为其核心应该围绕一个价值导向而展开，设立一种理想的人格目标，去引导学生追求人的完美化。我再一次想起苏霍姆林斯基回答“爱情是什么”时对爱情的礼赞：“上帝在他们眼里发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美和一股特别神秘的力量，这种美赛过蓝天、红日，超过宽广的大地和金黄色的麦田，比上帝亲手制作的一切东西更美好。这种美使上帝震颤、惊奇、发呆。”从审美的角度切入，把爱情作为人类独具的一种美来审视，大概不失为爱情启蒙的一条途径。

如今社会日益物化，市场经济要把世间万物变成商品，爱情的精神内涵已萎缩殆尽，古典式的珍贵爱情几成绝响。物欲横流带来了肉欲泛滥。情和欲不再和谐，灵与肉日渐分裂，后者压倒前者，挤兑前者，取代前者。这就是这一代人在爱情问题上身处的文化语境，也即是我认为有必要进行爱情教育的逻辑起点。无论是物欲横流，还是肉欲泛滥，都是爱情的异化，人性的异化。爱情教育之为做人教育，其根本目的，就是艰难抵抗爱情的异化，人性的异化，捍卫自人猿揖别以来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培育起来的

人的那份尊严——这或许正是古今中外涉及爱情这一永恒主题的优秀文学作品的共同母题。说到底，不过是我们面对的价值重建这一艰巨时代课题中的一个子课题罢了。我当然明白前方并不会有一个先验的“价值”等着我们去“发现”而一旦发现便万事大吉了，人类会永远在追寻，永远不会停下脚步。但同时我也执拗地相信并在心底咏赞孔夫子的那声浩叹：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为了了解孩子们看法，《中国教育报》特别约请了8位从初一到大一的同学参加讨论，旨在引起更多成人进一步的思考。在问及是否需要爱情教育时，他们的回答是这样的：

吴文冰（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二中初一）：我觉得中学生不应该谈恋爱。大人们都说谈恋爱学习就会下降，而且我们班上谈恋爱的同学都很贪玩、不爱学习、成绩也不好。所以，我希望多听听爱情成功人士的经验，但恋爱应该等到大学去谈。

罗擎颖（武汉大学大一）：我觉得爱情还是应该进行一定的启蒙教育，当然有一部分的孩子可以靠他们自己的阅读对这个问题有认识，但是很多中学生对爱情的理解还是很有偏差的。小学高年级就有很多关于“喜欢”的讨论，其实爱情的责任很重，不是稚嫩的翅膀负担得起的。应该让孩子们明白“喜欢”和“爱”的区别，不要一味反对，要引导，大一点的时候就应该强调爱情的责任和义务，帮助他们一步步来。

爱情作为人类基本的感情之一，应该从中学有所涉及。另外我觉得光对爱情单体进行教育是不够的，还应该对人的基本需要和青春期的教育结合起来。不同年龄对爱情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中学时候的观点可能更加是一年一个样，慢慢往自己觉得成熟的方向发展。爱情教育还是应该以道德教育为底线。现在年轻作家的文章有一些是有不好的影响的，太强调虚幻和“强说愁”的自我现状，过于鼓励灰色性格的形成。比如安妮宝贝等，他们的文章脱离现实过多，如果不能正确取舍则很容易造成人格的异化。现在同龄人受其影响的很多，要注意这部分文化对这代人的影响。爱情教育应该只是人格教育的一种手段而不应该是主题。应该重视但不能盲目重视。

林天晓（华中科技大学大一）：完全需要。爱情是一门艺术，而艺术家是需要培养的。不是每个人天生就会爱，不然生活中就没那么多悲剧了。让更多的人学会驾驭爱情，善待爱情，这个社会就会增添更多的欢乐。现在有的学生中有的放纵爱情，有的漠视爱情，这些都是不正确的人生态度，在今后的生活中很难找到真爱，更谈不上艺术。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早日启蒙，尽快找到正确的道路，是相当必要的。

我所希望的爱情教育应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多层次、全方位教育。爱情教育绝不应该仅限于书本，而是要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展开，影视、音乐、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是不可或缺的教育平台，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学会去爱，生活为主，课堂为辅。

（2）以我为主。爱情是主观的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应该因材施教。

（3）氛围轻松。爱情教育应该是自由愉快的，而不是强制枯燥的，坚决反对考试。

李健（广西师大附中高一）：爱情当然需要启蒙，没有人生来就懂得爱情。正因为人们都不懂得爱，不懂得真正的爱，所以才有那么多苦涩的早恋故事。每个人迟早都要面对，都要经历爱情，若是从

不知道什么是爱、如何爱，就很容易感到不知所措。都说被丘比特的箭射到是幸福的，但那毕竟是箭，不小心还是会被射伤的，必须事先有所准备。我们都希望能得到一些别人的感受和教训，但是感情毕竟是自己的，还要自己去体会，去理解，更不希望受到像教科书一样死板地说教。

洪鹤（江苏省盐城中学高三）：需要。接受真正优质、优美、成熟的爱情书籍与电影，还有情歌。刻意的教育在我看来很荒谬，爱情属于本能，无须也无法学习，需要普及与学习的是关于性的一切。

王小璇（江苏省盐城中学高三）：需要，正确的引导可以使人在追爱的道路上少走很多弯路。小孩子最先接触到爱情这个概念是在童话里，那里面的爱情浪漫唯美富于幻想，但爱情不是做梦，它是现实的，爱情不是单纯的喜欢与好感，爱情需要太多的付出而不是单纯的拥有，爱情不是游戏而是责任……长辈的循循善诱以及健康的书籍和音像制品可以办到。

2004年9月2日《江南时报》，江淮《“爱情单元”就是“人文教育”》一文：

这些年，中学语文教育曾无数次地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炮轰。许多专家学者都认为，中学语文已经成为一种被语法、词汇和结构等因素肢解的机械、僵化的学科。中学语文教育，根本无法给学生带来思想陶冶和人文精神。

我做过多多年中学语文教师，我深谙种种批评中学语文教育的声音。但是，我更能体会一线语文教师的感受。那就是，一直以来，我们的中学语文教材，只能让语文教师戴着镣铐跳舞。因为，那些生硬的教材，只是打着深深的知识性、政治性烙印，本身太缺乏人文精神的元素了。

毫无疑问，把这么多描写爱情的名篇名作集中在一个单元，这在中学语文教材改革上，无疑具备开拓性的意义。这从某种意义上表明，教材的改革，愈发重视人性，重视人的情感。而也只有让我们的教材贴近学生的身心，教育才能在培育学生美好的情感方面起到更为重要的效用。

从这些作品中，学生完全可以感受到人类最为圣洁的爱情之美，感受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价值观。拥有正确的爱情价值观，有利于中学生处理诸如早恋和家庭问题等等。可见，这样的教材，对青春期学生的生理和心理教育，是有积极作用的。

当前，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人文教育在知识性、科学性教育的挤压下，面临危险的生存境遇。在这个知识化、经济化发展迅猛的时代，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文学科越来越处于从属的地位，人文学科也渐趋失去了对社会生活的评判权，人文科学本身的“情感和价值”的教育功能也就随之弱化。这对人们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是极为不利的。因此，“爱情如歌”进入中学语文教材，实质上就是为当前的教育补充进去“情感与人文”的元素，值得欣慰。

2004年9月27日河南《大河报》，以《爱情教育别让孩子在黑暗中前行》为题，对爱情教育问题给予回应：

记者在郑州市的不少中学采访时了解到，事实上，我省一些起步较早的中学，已经通过学校开设的心理健康课，向学生进行了青春期爱情教育。

只不过，学校在教学中对于“爱情”这个词非常谨慎。一方面，心理健康老师想为情窦初开的学生梳理一下感情的思路，帮他们在爱的起跑线上不走偏方向，但另一方面，又担心形成反面效果而不知所

措。

一些老师不敢甚至不知道如何向学生讲“爱情”，很多有着旧观念的老教师则干脆把学生最初对异性的好感直接认定为早恋现象，采用告状、隔离等措施，更加重了学生的反感。

但是，一些年轻教师则对男女生之间的好感或是接触，睁一眼闭一眼打着哈哈。一位年轻老师说：“学生到了这种年龄，对异性的好感不是靠说教能够阻挡的，在没有想好如何引导这种最纯真的感情时，最好的办法还是不要跳出来指责他们，以免伤害了他们。”

一些学校在对待学生“爱情”方面的观点十分鲜明，学生的任务就是学习，如果在学校开展爱情方面的教育，教他们如何树立爱情观，会助长学生早恋的风气。一位校长说：“现在学生早恋现象越来越严重，堵都堵不住，怎么敢再开爱情课？”

对于爱情教育的开展，一位中学的心理老师说，他很早就有开设爱情教育的想法，但是苦于得不到领导的支持，而迟迟没能做起来。历数自己从学生时代起的心理历程，这位心理老师非常理解处于青春期阶段的学生所遇到的感情问题。

他说，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对爱情的向往更多的是一种美好的想象，希望自己的爱情能够完美，但同时，由于他们没有被正确地引导，对爱情的定义、理解和准备都不成熟。

往往很多学生在对异性产生好感后，一旦对方不回应，便会直接影响到个人的情绪，无心学习。向学生进行爱情教育，从另一个方面也是一种变堵为疏的教育，给该知道爱情的孩子讲解爱情的真正含义，让他们明白应该追寻的爱情方向，推荐他们阅读高尚美好的爱情作品，帮他们树立起正确的爱情观，这样才会有助于他们在成长的路上一帆风顺地健康前行，而不至于在爱情的道路上走弯路。

一位高中生说：“同学间有早恋者，但同学们并没有为此嘲笑他们，反而觉得这是件美好的事情，可是家长和老师们却认为那是一件坏事。”

一位教育界人士对于爱情教育问题分析说，家长在教育孩子不要早恋时总是强调，学生时代的任务是学习，谈恋爱是以后的事，不是这个年龄应该考虑的。但事实上，爱情是一种缘分及巧合，无法用准确的时间去衡量。对于爱情来说，重要的是，这爱情经不得起时间和空间的考验与磨砺，两个人能不能共同在爱情中慢慢成长，爱情本身值不值得足够真诚地付出。

在青春期时，一个人能不能对爱情形成健康的观念，最需要的是来自社会、家庭和学校对于爱情方面的正确教育，而并不是成人对孩子一味强调什么时候可以谈论爱情，什么时候不可以。

2004年10月1日《环球时报》，《外国人看中国：爱情教育进中学课堂》中有这样的片段：

14岁的席月成（音译）是上海市的一名初二年级的学生，她赞成老师在课堂上讲解爱情方面的知识。她说，她正期待着下一学年时从课本中学习这方面的知识。“电视上经常播放港台的电视节目，里面的男女演员经常在谈情说爱。”席说，“我需要懂得爱情，我希望从课本里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当问起是否需要爱情时，15岁的顾路军（音译）和大多数处于青春期的男孩一样显得有点不安。顾说，阅读“所有和爱情相关的作品”在帮助培养学生性格方面非常有意义，但他也说，课本里最好不要有过多这方面的内容。

老师及家长的意见:

“把这么多描写爱情的名篇名作集中在一个单元, 不是哗众取宠, 而是为了让教材更贴近中学生的身心发展, 帮助他们了解人类最美好的情感。”本册语文教材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范守纲教授说。

范教授说, 当前中学生几乎天天都可以从影视、网络、书报等传媒中和他们的日常生活里看到爱情, 但大多数的家长和教师对这个话题却又讳莫如深, 即使谈到爱情也往往从负面的“早恋”角度邪恶化爱情。与其让这些正在发育的孩子们因好奇又缺乏正确引导而误入歧途, 不如让世界名家的经典话语帮助他们走过这段“躁动期”。

“爱情如歌”单元在编排上可谓煞费苦心, 《给女儿的信》说明爱情是崇高而不盲目的情感, 《致凯恩》则是对爱情的讴歌, 《老爱情》体现了爱情的忠贞和相濡以沫, 《致橡树》和《因为我们是平等的》则强调爱情应当是平等的。

在开学之前, 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初中语文教师高征国用《给女儿的信》给孩子们上了一堂实验课。这些15岁的“小大人”在拿到教材后十分惊讶, 彼此面面相觑, 都对课本中出现“敏感”话题感到新奇。随着教学的进行大家才恢复平静, 感到今天所学的课文与过去没有太多区别。

对于课本中出现的“爱情将成为赋予生命的永不衰退的使人类世代相传的纽带”之类的话语, 家长们的反应不一。有些家长认为这样的内容说出了自己不好意思说的话, 但更多家长还是担心这些对爱情的讴歌会不会让自己的孩子早恋。

“就目前的社会而言, 要在比较宽松的条件下谈论爱情, 不是光老师和学生就做得到的。”高征国老师说。

三、理性对待, 不必谈虎色变——专家说法

2004年8月26日《中国教育报》记者宇飞, 报道了北京教科院德育研究中心主任闵乐夫的对爱情教育的看法(《爱情教育是性教育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说到对中学生的爱情教育, 多年从事中学生性教育研究的北京教科闵乐夫研究员认为, 首先要慎用“早恋”这个反省式、演绎式、批判式的不科学的本土化概念, 主张使用“中学生恋爱”这个中性概念, 既不贬斥, 也不褒扬。

闵乐夫认为中学生恋爱带来的利弊, 常取决于成年人的引导。他举例说, 中学生自己这样描写——青春的爱只是我手中的一只纸蝶, 遇见风会吹走, 遇见雨会沉沦, 遇见火会燃烧。而一些学生则说: “不禁还好, 你禁我偏要!” “不要怪别的, 最重要原因是我们的感情没有得到尊重, 教师家长不把我们当人!” 因此有经验的班主任常说: 推一推, 可能催成早恋; 拉一拉, 拉回友谊。所以, 父母和教师应该以自己的感情、言语、观念、行为与孩子共同推动青春的成长, 和孩子共同分享情感的快乐, 共同承受挫折的烦恼, 共同设计合情合理的故事发展, 共同求解这道青春的难题。

为此, 闵乐夫主张把主动权交给学生。“性的成长, 是一个逐渐学会理解生命、感悟生活的过程。不要以为学生是在说教中长大的, 成人要引导学生思考什么是爱、怎样去爱, 更要让他们在体验中产生

爱憎变化、是非判断和行为取舍，在体验中建立自己的价值观。手握主动权的少男少女才能体会到自尊自律，才能自己去思考“对不对”、“该不该”、“值不值”、“做不做”，从而逐渐有了行为准则，有了自律能力，懂得了承担责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把握青春的成长。

“爱情教育是健全的性教育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是性心理、性道德等情感教育的核心内容。在高中和大学阶段应着重进行，对某些发育提前、性心理前倾、边缘性性行为（如拥抱、抚摸、亲吻）早期化的初中生，应该进行个别的爱情教育。遗憾的是我们目前的性教育开展得不够普及，爱情教育更不那么理直气壮。如果孩子们没能从经典文学作品（如《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居里夫人》、《牛虻》）、科普读物（如《男孩女孩——青春期悄悄话》、《青春期写给男生/女生》、《从尿布到约会》）和相关主题的报告文学（如《爱，你准备好了吗》、《藏在书包里的玫瑰》）等图书中得到正面的影响和暗示，就会从非正常渠道获取性知识，一些糟糕的、肮脏的读物就会进入他们的视野。那些书里没有情感只有性，对女性没有尊重只有玩弄，这样的阅读就会造成一种扭曲的性心理，甚至造成人的生物化恶性膨胀、社会性逐渐萎缩。后果是很可怕的。”

据2004年8月26日《中国教育报》文章，中国连环画出版社总编辑汤锐认为，应该在进入青春期之前开始爱情教育，他说：

来自异性的吸引导致的情和欲，是任何一个正常的人在进入青春发育期以后都会产生的，但高质量的爱情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素养、价值观和道德感的基础上的，因此爱情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十分重要，而且应该在进入青春期之前，是那种对纯洁美好友情的引导，这是爱情的前奏。

但是青春期又是一个成长中的逆反期，因此家庭和社会应该采取充分尊重中学生人格的平等交流的教育方式，推荐适合的文学作品就是有效的方式之一。

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认为：教育本应该是“立人”的事业，对中学生的爱情教育没有受到重视，涉及一个对“人”的理解的问题。人，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爱情，既是性的相互吸引，又是精神的相互吸引。但现在的人更多强调的是人的物质性，忽略了精神层面的东西。以前，性被看成肮脏的、可怕的，不能放到桌面上讲，现在又过于偏重于生理知识的传播，忽视了情感上的因素。当然我不否认对中学生讲授性生理知识的必要性，但不应忽视情感的、爱情的教育，应该强调爱情的精神的美，使孩子从小建立一种爱情是美的、是圣洁的观念。

四、各抒己见——百姓杂言

2004年8月30日中青网，有网友评论文章《欣闻“爱情”入选语文课本》，作者徐大扣说：

据新华网上海频道8月28日报道：“爱情”作为一个专题今年首次被收入初中语文教材。新学期开始在申城50所试点学校使用的九年级语文课本试验本，其第二单元的主题被定为“爱情如歌”，整个单元五篇文章、两首诗歌。在课文后面还附上了“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爱情不风流，爱情是两性之间最严肃的一件事”等这样的爱情箴言。

读罢这则新闻，笔者真为现代的中学生朋友感到高兴！

应该说，“爱情”一直是校园一个讳莫如深的青春话题。老师和家长往往谈爱色变，中学生谈“情”说“爱”必被视为“大逆不道”，然而，中学生正处在身心发育的关键时期，容易接受新事物，他们渴望和异性朋友交往，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进入青春期的中学生，无论从生理还是心理上都难免对这个敏感话题产生好奇。加之现实生活中电视、网络、口袋书等有关“爱情”内容的“熏陶”，“爱情”，已成为教育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然而，正像当初我们的性教育曾一片空白，当前我们中学生的爱情教育领域也是一片荒芜。那么，我们的教育如何引导学生走向真正的爱情？上海“公然”将“爱情”收入初三语文课本，率先让学生直面“爱情”，让人欣喜。该教材主编范守纲教授一语中的：“与其让孩子闷在心里想不通，或者看一些乱七八糟的‘爱情’书籍，还不如直面这个问题，用大师的优秀作品来引导孩子认识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之——爱情。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些名篇名作也是更高级的青春期性教育范本。”

另外，在教育改革日益深入的今天，我们的教育越来越关注人的发展，越来越趋向教育的本质，教育的功能不仅仅是传授知识，也要关注孩子的心灵世界，前者是知识储备的需要，后者是精神准备的需要，作为人的成长，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而爱情作为人内心世界一种圣洁的情感，是不能被排除在“人的发展”这一教育话题之外的。现在，孩子们在其成长的道路上已经遭遇的“爱情”问题，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从这一点上说，上海语文教材公开“谈情说爱”，无疑是教育的进步。

曾热情关注中学生“爱情教育”并以此为题材完成《爱，你准备好了吗？》的女作家曾宏燕这样说过：“爱情教育，应该是一曲永远回响在孩子们心灵天空的优美旋律。她带给孩子们心灵的陶冶，带给孩子们审美的愉悦，带给孩子们道德的修养，还带给孩子们追求幸福的智慧。”真的希望，“爱情”从此理直气壮地走向我们的整个教育！

特别关注爱情教育功臣——关于曾宏燕老师以及她的《爱，你准备好了吗？》（该书由上海教育出版社于2000年5月出版）

《执著于爱情教育20年》正是《中国教育报》记者杨咏梅对曾宏燕老师的概括，相信题目里边包含着记者对曾老师的钦佩和敬意：

《爱，你准备好了吗？》是一本用爱的语言讲述成长故事的书，一本旗帜鲜明地张扬爱情教育的理念的书。从1985年4月22日在吉林市第十二中学在语文课上讲“什么是爱情”开始，近20年间，曾宏燕调动了学校、搬迁了生活的城市，从吉林、桂林，到现在的珠海，可她却从来没有停止对爱情教育的思考和实践。她说：“看到教育被那么多人视作谋生的职业而不是理想，看到那么多人渐渐丧失对事业的激情和执着，我很心痛，为孩子们心痛，为教育的现状忧虑。但我没有能力改变。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发出我的声音，无论这个声音多么弱小。写书，就是我发出声音的唯一方式。幸运的是我的声音引起了许多心灵的共鸣。”

曾宏燕得到的第一个共鸣来自时任吉林省教育学院副院长的张翼健教授。那天，学校突然通知曾宏燕，省市有关领导要来听她的课，临时无法更换内容，曾宏燕只好硬着头皮按原计划上了一堂以爱情教育为主题的语文课。“本以为会被彻底否定的，这在当时毕竟是许多人忌讳的话题，但听课的领导和老

师却给了我意想不到的肯定和鼓励。”所以这个日子在曾宏燕记忆中一直很清晰，她不无感慨地回忆说：“我至今仍对他们前瞻性的教育思想怀着深深的敬意和由衷的感激，没有他们的肯定，我那节尚显幼稚的课不可能发展成后来的探索和实践。”

曾宏燕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博览群书，气质优雅，又酷爱音乐，喜弹钢琴。真挚爱护学生的坦诚胸怀，执着热爱事业的责任意识，加上丰厚的文学修养和音乐造诣，使她具有一种温和的说服力，无论在哪个学校都深得学生的信任和爱戴。

曾宏燕说，她非常感谢自己的学生，尤其是来到珠海后带的那几届学生，《爱，你准备好了吗？》一书中，就有他们不少的故事，现在他们见了她还会有说不尽的心里话。他们也永远不会忘记，是男孩子们在情人节那一天带到教室的一束束玫瑰花，催生了老师的这本书。

那天一走进教室，面对这个意想不到的戏剧性场面，曾宏燕首先想到的是孩子们的这种情感的表达虽然不妥，但这种幼稚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应该得到尊重的。她把这些摇曳在课桌上的玫瑰花看成是学生“在一个非常的日子，选择了具有特定意义的花，置于一个特殊的场合，给我出了一道即兴的教育话题”。于是，她用诗意的语言向学生们讲述情人节的来历，希腊神话中红玫瑰的象征，以及中西文化在表达爱情方面的区别。结束的时候，曾宏燕意味深长地笑着对他们说：“玫瑰花很美，不过，玫瑰的枝条上有刺，可要小心喔！”老师的随和、放松、机智、幽默，换来了学生的敬意——“您蕴含深意的友善告诫，让我们感受到了您的宽厚，您的智慧，您的胸怀。”

芬芳的玫瑰唤起了曾宏燕关于玫瑰的思考——

应该如何看待孩子们的这种青春期的朦胧爱意？

这样的情感是否应该得到尊重，又应该如何通过我们的教育将这种情感疏导到理性的渠道？

我们的社会越来越重视教育了，但教育却被许多人简单化地误读为“智育”，很多时候孩子不是被作为“人”来培养，而是“读书机器”般超负荷运转着。教育应该将自然的人培养成社会的人，情感教育怎么能忽略呢？

我们的学校可以进行亲情教育，友情教育，为什么唯独不能进行爱情教育？怎么能指望学生长大后懂得爱？

一个不懂得爱的人，怎么会有真正的人的生活？

很多学校将“做人”奉为校训，难道爱情教育不正应该名正言顺地纳入“做人”的教育范畴吗……

当爱情教育被提升到“做一个真正的人”的层面上时，曾宏燕的思路一下子理清了，她开始利用身兼语文老师和班主任的优势，用文学和音乐的感染力，将爱情的严肃、爱情的圣洁、爱情的美好等观念渐渐渗透进孩子们的心中。

她和学生们讨论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一封信》，用充满理想和浪漫的序曲拉开了爱情教育的帷幕，给孩子们的人生道路上点燃了一盏指引情感的智慧之灯，引导学生们在“做一个真正的人”的层面上认识爱情的意义。讨论中，学生们的爱情词典上刻下了“永恒”、“力量”、“责任”、“忠诚”、“美好”、“神圣”、“平凡”、“明智”、“能力”等字眼。

她带学生们走进图书馆，在对历史和文明的追溯中探究爱情的起源和特征，使孩子们明白爱情并非随着人类的诞生而自然产生的，爱情是经过了漫长岁月的孕育，伴随着文明的脚步来到这个世界的，惟

有人类才具有这种美好的情感……从而传达给孩子们们珍视爱情的观念。

她给孩子们讲述马克思和燕妮、居里夫妇等伟人的经典爱情故事，感受爱情这“人类永恒的美和力量”的高尚光辉；带他们在音乐的世界里，乘着歌声的翅膀，感受爱情的优美和崇高；带他们徜徉在文学的殿堂里，从《诗经》到《少年维特之烦恼》，从《荷花淀》到《简·爱》，通过欣赏有关爱情的描述而体会高雅和低俗的区别。

她给学生布置了一道特别的作业——就自己在爱情问题上的困惑和想法写一封信，而老师每信必回。孩子们很喜欢这种充分尊重个体情感的私密性的沟通方式，在信中坦率地表述了他们的困惑、质疑和烦恼。师生之间平等的心灵对话，话题涉及爱情和友情的区别，男女同学交往的尺度，生命、事业、爱情在人生中的位置，如何解脱“恋师情结”的心理负担，如何看待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女孩子怎样才美丽，怎样适度而得体地和男孩交往才能真正体现出对男孩的爱护……

当初，曾有老师告诫曾宏燕她接的班是一个“早恋问题成堆”的班，必须给他们“下马威”才“镇”得住，但曾宏燕没有用世俗的眼光去看待爱的萌芽，她相信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教师不需要训练学生怎样谈情说爱，而需要培养他们在集体里（包括在家庭里）建立高尚的精神心理关系”。她细心观察，用理解换取孩子们的信任，引导他们在集体的沃土上沐浴友谊的阳光，让年轻的生命在集体主义的和声中领悟爱的真谛。后来这个班成了曾宏燕从教生涯中最感骄傲的杰作——每个人都保持了独特的个性，而每个人身上又都有这个班的共性。在他们身上，曾宏燕实现了通过实施爱情教育使青春期的朦胧情感保持“天然的美丽和天然的纯洁”、教孩子们在学会做人的过程中去拥有美好的情感、获得幸福的人生这一最体现生命关怀的理想。

费尔巴哈说过：“爱就是成为一个人。”曾宏燕认为，在我们的教育越来越关注人的发展、越来越趋向教育的本质的今天，爱情作为人的内心世界的一种圣洁的情感，是不能被排除在“人的发展”这一教育话题之外的。在爱情教育的探索与实践，她相信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同道者。

《中国教育报》8月26日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在《成人也需要补爱情教育这一课》文中盛赞了曾宏燕老师在爱情教育上的坚持和努力：

中学生情感问题多，甚至出现了一些悲剧，根子出在成年人身上。对性爱问题存在动物化理解，是当下社会的普遍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曾老师的《爱，你准备好了吗？》是一本真正的启蒙书，而且不只是启孩子之蒙。很多成人都需要补爱情教育这一课。

我很欣赏曾老师的坚持，她说得对，这其实是培养真正的人还是培养读书机器的不同“教育观”的较量。我们必须坚守住教育这块“精神的圣地”，当孩子们的身边充满了各种急功近利的诱惑的时候，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学生“用自己的心去热爱周围的人们，去帮助周围的人们，（引导）他们在走向高尚的路上迈进”。

虽然曾老师的努力的艰难，总使我想起鲁迅说过的那句话：我们所做的，不过“如一箭之射入大海”，实在是可怜得很。但我们又确实不能坐等“客观条件的成熟”，我们的生命说不定就会在这等待中荒废的。我们只能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

具体操作上，作为中学教师或中学生的父母，针对孩子的年龄特征和心理特点，充分利用经典文学

作品的感染力，让孩子自己去认识爱情、理解爱情，应该是进行爱情教育的很有效的途径。我们在选编《新语文读本》时，就有意识地选编了古今中外适合中学生阅读的爱情诗、散文和小说，而《海的女儿》、《小王子》和《夜莺与蔷薇》等童话，就不仅适合推荐给年幼的孩子看，不同年龄段的人看了都会有不同的感悟。

也许目前“曾老师”们在教师中的比例还不算大，但中国的教师队伍相当庞大，“曾老师”们的绝对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也许在你的周围，就有这样的“曾老师”，同样充满了对教育、对孩子无私的爱，同样进行着创造性的教育试验。其实你自己内心深处又何尝没有类似曾老师这样的创造欲求？分散的、有志于教育改革的老师们应该互相了解、互相支持，进行心的与实际经验的交流，在“相濡以沫”中，我们会感到自己并不孤独，还有“真同道”在。

郑州市教育局张南峭《为孩子的未来打好底色》也对曾宏燕给予高度评价，原文见2004年8月26日《中国教育报》第6版：

从曾宏燕老师的书中，我看到了中国新教育的希望曙光，这里有着对教育工作的“哥德巴赫猜想”的求解，这是对青少年的最细腻、最有力量的人格精神的感召。我为能和这样的老师同在一个时代为中国教育工作而自豪。

爱心和童心是并蒂之莲，曾老师将神圣的爱情教育和不泯的童心结合在一起，奏出了一曲育人育心的美丽旋律，这旋律如同一泓淙淙流淌的碧溪，滋养着无邪的成长中的中学生。尽管现实沉重的翅膀和晨曦中清亮的理想笛音相距太远，但透过曾老师诗意的文字，我仿佛能看到一片片新绿在学生的心灵里抽芽。如果我们的老师都能像曾老师这样在学生心灵中播下真、善、美的籽粒，我们就可以相信，这些莘莘学子将会拥有一个情趣高雅、气质高贵、内涵丰富、审美深沉的未来。

有这样的精神“打底”，可以想象，那一只只青苹果的明天，在长大成熟挂上红晕的时节，是会甜美无比的，因为，她是用人类最美好的精神阳光雨露滋养长大的。

我被曾老师深深地感动了，为她对少男少女心灵在花蕾初绽时节的关于爱的引导、疏浚，为她以“不碰伤花蕾的每一瓣”的呵护之心对学生身心全面成长负毕生之责的神圣师德。一个时期以来，我曾迷茫，在经济大潮中、在流行文化、“时尚”充斥的时代，体现人类精神的经典艺术，真的在新一代那里要都被《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上海宝贝》、《一无所有》给摇滚掉吗？难道爱情，这个人类美丽、优雅、高贵与尊严的象征、体现，真要被“一夜激情”、“让我一次爱个够”给胡乱开采、砍伐尽吗？读了曾老师以20年来对爱的教育的实践，以一个个活生生的感人的例子写就的教育诗篇，读了充满拳拳之心、舔犊之情的《爱，你准备好了吗？》，我不禁想到了鲁迅的名言：石在，火是不会消失的。

责任编辑：木新月、路得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31004号

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25号 邮编：100089

编辑部：86-10-88422055 电子信箱：louke11@yahoo.com.cn

